



埃米尔和侦探

AI MI ER HE ZHEN TAN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台 译
台 译

埃 米 尔 和 侦 探

〔德〕埃里希·卡斯特纳 著

玲 子 译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成都

202·01101

封面设计 刘学伦
插图

埃米尔和侦探

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
第一版

埃米尔和侦探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2.5 字数 35 千
1980 年 5 月第一版 1980 年 7 月第二次印刷
印数：18,001—98,000 册

书号：R10118·305 定价：0.21 元

要 點 容 內

偵探是一個這樣的人：他協助警察
发现和捉拿任何违抗法律的人。

“他會去弄來許多好東西的。”她太太說，“男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德国流行的儿童侦探小说。本书的小主人公埃米尔，在一群小朋友的协助下，配合警察捉住了偷窃银行的惯盗。本书着重在培养少年儿童勇敢和机智，不以惊险离奇的情节取胜。孩子们充分表现了他们相互间的团结互助，表现了坚强的毅力；他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事。这是一本鼓舞少年们前进的好书。

埃米尔和他的朋友们

（此处为模糊的出版或版权信息，包含多行文字，难以辨认）

第一章

“喂，埃米尔，”妈妈说，“快点，你自己去收拾一下吧。我已经把你最好的衣服拿出来放在你床上了。你换上衣服，咱们这就吃饭。”

“好的，妈妈。”

“嗯，让我想想。还有别的什么事情吗？你的换洗衣服放在你随身带的手提箱里。这束花是送给你姨妈的。等你吃完了饭，我给你钱，你把它带给外婆。现在，你去换衣服吧。”

“噢，”当埃米尔离开房间时，菲希尔太太对邻居马丁太太说，“我儿子准备到城里住两三个星期。起先他不想去，可是学校放假期间他在这里能干些什么呢？我妹妹三番五次地请我们到她家去玩。我去不了，因为我有这么多的活儿要做。埃米尔以前从来没有出过门，不过现在他已经长大了，可以自个儿出门旅行了。何况，他的外婆要在车站接他呢。”

“他肯定会喜欢在那里旅行的，”马丁太太说。“男

孩子都这样。他一定会玩得很痛快的。再见，菲希尔太太。我得走了。”

埃米尔已梳理好头发穿好了上衣。他饿了，吃得很多。他时而看看妈妈，似乎在想他第一次离开妈妈身边的时候，妈妈一定会高兴他吃得这么多的。

“你一到就一定要给我写信，埃米尔，”妈妈说。

“好的，妈妈。”

“替我向你姨妈、外婆和表妹波莉问好。你自己要留神，别淘气，别让他们说你不懂礼貌。”

“我一定作到，”埃米尔答道。

饭后，妈妈从堂屋的架子上取下来一只洋铁盒子，点了几张钞票给他。

“这里是七镑；一张五镑和两张一镑的钞票。把这六镑给你外婆，你告诉她，这些钱攒了好长时间，所以前些日子我没有寄钱给她。这另外的一镑给你回来当路费。那路费大约要化十个先令，剩下来的你带在身边，出外时可以买些吃的和喝的。我把钱装在这个小包里。你可别把它丢了！你打算把这包放在哪里呢？”

埃米尔想了一会儿，然后他把钱包放进他上衣里边的口袋。

“把它放在那儿就保险了，”他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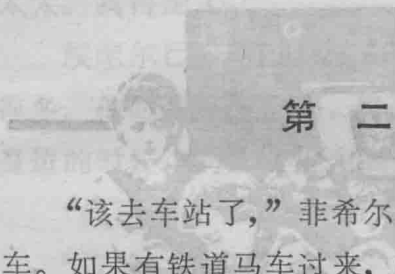
“在火车上你可别让人知道你身上带着这么多钱啊！”

“当然！”

在有些人眼里七镑是个很小的数目，可是对于埃米尔和他的妈妈来说，它却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。

埃米尔的爸爸去世了，所以他妈妈终日劳累来维持他们的吃穿，供她儿子买书、上学。埃米尔在班里非常努力，这倒不是因为他喜欢功课，而是因为要是年底能从老师那里拿回一张好的成绩单来，妈妈一定会高兴的。





第二章

“该去车站了，”非希尔太太说。“可不能误了火车。如果有铁道马车过来，我们就搭乘到车站。”

你们知道铁道马车象什么吗？它看上去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。它沿着铁轨跑起来活象一辆电车，车厢和真的电车一样，但有两匹老马拉着它跑。

埃米尔和他的小朋友们都想坐真正的电车。但是他居住的牛顿是个小小的村庄，这里的人都非常喜欢他们的铁道马车。当马车经过乘客家门口时，他们只要大声招呼一下，马车夫就会把马喝停。如果谁有急事，那他就快马加鞭。

铁道马车来了，埃米尔和妈妈上了车。

他们在车站广场下了车，这时他们背后响起了一个深沉的声音：

“你们上哪儿去？”

那是这个小镇的警官。

埃米尔的妈妈对他说：“我儿子要去看望他的外

婆，在那里耽两三个星期。”

埃米尔愣住了。他想起了一些事情。在车站广场的中央矗立着一个石雕像，那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法官的雕像。

上个星期，一群男孩子放学后，他们爬上了雕像，给法官的头上戴了一顶破帽子。埃米尔还给法官涂了个红鼻子。可是正当他涂得起劲的时候，警官从广场的另一边走过来了。

这群孩子全都跑掉了，但是他们还是担心警官已经认出了他们。

埃米尔心里想着：“现在这个警官会说：埃米尔·菲希尔，你必须进监狱去。”

虽然警官什么话也没有说，但是当埃米尔提着箱子进车站时，心里却很不自在。

也许警官在等他回来算账呢。

菲希尔太太替埃米尔买了一张火车票。他们只等候了几分钟。

“别在火车上丢下东西，我的孩子，别坐在花束上，你请个人帮忙，把手提箱放在行李架上，你请求人家时一定要说‘请’啊！”

“我自己能举得起这个箱子，我又不是娃娃。”

“好吧。火车到了城里你不要下错车站。那是东站而不是西站。你外婆在售票处旁边接你。”

“我会找到她的，妈妈。”

“你吃完东西后可别把纸扔在车厢的地板上。千万别把钱丢了。”

埃米尔打开上衣，摸了摸口袋。

他说：“没事！”

慢车终于进站了。埃米尔吻别了妈妈，带着手提箱进了车厢。妈妈递给他花束和吃的东西，并且问他有没有找到座位。他找到了座位，

“别淘气，给我写信。”

“您也要给我写信。”

“和波莉好好在一起玩。也许你们彼此不认识了。”

车门关上了，火车缓慢地开出了车站。

菲希尔太太长时间地向儿子挥手，然后转身回家。她掉了几滴眼泪。

但是她并没有哭多久，因为她还有活儿要做呢。

第三章

埃米尔脱下学生帽向周围的人们问候：“女士们先生们，下午好！”

一位胖妇人脱下了左脚的鞋，那只鞋磨痛了脚。她对旁边一位长着大鼻子的男人说：“男孩子们通常不象这个孩子懂礼貌。”

她一边说着话一边来回摆动着她那只磨痛的脚。

埃米尔担心地把手伸进口袋，直到摸着那个小钱包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他察看着车厢里的人们，他们不象小偷。坐在那个长鼻子男人另一边的也是一个妇人，她正在编织娃娃的帽子。靠窗口挨着埃米尔坐的是个戴黑礼帽的绅士，他正在读报。

突然，这位绅士放下报纸，从口袋里拿出一些糖来给埃米尔，说：“吃几块吧！”

“非常感谢。”埃米尔说着，小心地拿了一块。这时他记起了礼貌，于是再一次脱帽，说：“我叫埃米尔·菲希尔。”

车厢里的人看着埃米尔，直想笑。那位绅士抬了抬他的黑礼帽说：“我的名字是格林。”

接着那位脱鞋的胖妇人对埃米尔说：“那位服装商人，史密斯先生还住在牛顿吗？”

“是的，他还在。”埃米尔回答说。“你认识他？他买下了他家房子的宅基地。”

“噢，那就请给他捎个话，说格林斐特的杰姆太太向他问好，好吗？”

“可是我要进城去。”

“等你回来的时候再说好了，”杰姆太太说。

“嘿，嘿，你要进城去吗？”格林先生问道。

“是啊，我外婆在车站售票处接我呢，”埃米尔一边答话一边又摸了摸口袋。钱似乎在低声说：“我还在这儿呢。”

“你对城里熟悉吗？”

“不熟悉。”

“噢，那你会感到惊奇的。有些房子有六百码高，把屋顶系在天上，所以不怕刮掉。谁要是有什么急事要赶到城里另外一个地方去，那就可以把他装在一个盒子里，从邮局邮走。城里有银行。银行是替你保管钱的地方，当你需要钱用的时候，它就还给你。而如果你

没有钱用了，你可以到银行去拿五十镑，只要把你的脑袋留在那里就行了。可是没有一个人失去了脑袋还可以活过两天的。除非他付六十镑，才可以把脑袋赎回来。你还会看到一些奇怪的机器，……”

“你的脑袋现在一定是在银行里，”那个大鼻子男人对这戴黑礼帽的绅士说：“不要对孩子讲这些荒唐的事。”

胖杰姆太太不再摆动她的脚了。那个织娃娃帽的女人也放下了活计。两位绅士开始大声嚷嚷起来。

埃米尔不在意。他把吃的东西拿了出来，尽管才吃过饭不久。当他吃第三片黄油面包时，火车在一个大站停了下来。埃米尔既没有瞧见站牌，也没有听清这个车站叫什么名字。大部分旅客离开了车厢，那个大鼻子男人和两个妇人都下车了。杰姆太太由于穿不上鞋差一点来不及下车。

“别忘了替我向史密斯先生捎口信啊！”她回头对埃米尔嚷道。

现在车厢里只剩下埃米尔和那个戴黑礼帽的绅士了。埃米尔很不高兴。这样一个给人糖吃和讲荒唐事的陌生人准不是个好的旅伴。埃米尔想再去摸摸口袋里的钱，但是他没敢。

当火车一开动，埃米尔就走进了车厢末尾的盥洗室。他从口袋里拿出那个小钱包，数了数里面的钱。它们还都在那里，但他不知道怎样才能使这些钱更安全些。最后他想了个办法，用一枚小别针穿过钞票和钱袋，把它们别在上衣里面。

“这下，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了，”埃米尔想着，回到了车厢。

格林先生在车厢的角落里睡着了。埃米尔感到高兴，这样，他可以不必与这个人说话了，他喜欢一个人看窗外的景色。树木、田野、房屋，飞快地一掠而过。

格林先生睡着了，发出细微的鼾声。埃米尔仔细打量着他。为什么这个人总是戴着帽子呢？他长着一张长脸和一对薄薄的扇风耳朵。

突然间，埃米尔惊跳了起来。原来他也几乎睡着了。他不能睡！他希望还有别的旅客进这个车厢来，可是尽管火车停过好几站了，却还是没有人进来。埃米尔踢着脚竭力不让自己睡着，就象他在学校上历史课时常作的那样。

这样作倒是起了一会儿作用。埃米尔不知道他的表妹长得什么样了，自从两年前她到牛顿来过以后，

他就一直没有见过她。他已记不清她的面孔了。

他又差一点从座位上掉下来！他睡着了吗？他又踢起脚来。他用心数着车窗上的苍蝇，数过来数过去，一遍又一遍地数着。开始是廿四只，后来又是廿三只。埃米尔向后一仰，寻思这是怎么回事。

想着、想着，他睡着了。

第 四 章

埃米尔醒来，火车刚开始起动。原来他睡着的时候从座位上掉了下来，他发现自己躺在车厢的地板上。他作了一个可怕的梦，梦见牛顿的警察追赶他。他被捉住了，并被带到法官的雕像前面。雕像活了，开口说：“你涂了我的鼻子，你得坐牢去。”埃米尔感到害怕。

他慢慢地开始回想起来了。原来他正往城里去呢。他准是和那个戴黑礼帽的绅士一样睡着了。

埃米尔迅速地坐了起来，擦擦眼睛，说：“怎么，他走了！”他的双膝颤抖着。他从地板上爬了起来，用手掸掸身上那件沾满灰尘的上衣。

然后，他的右手伸进上衣里边的口袋。

钱不翼而飞了。

“哎呀！”

他把手缩了回来。他掏出来的除了自己颤抖的手以外，还有那枚小小的别针。他就是用这枚针来把钱